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六月三日 第六一八號（今日一張售五百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〇七三號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四號

發行人 匝開莫　時代書報出版社

營業部 上海斜橋弄六號 電話三五一一一　吳淞路〇六號 電話三六九五五　茂名南路八號 電話七一七〇五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論紙老虎

要目

和平的關鍵在那裏？
學潮問答
市渠和流的學潮
轉形期的戰局（附圖）丁靜說明
毛澤東論紙老虎　史特朗作
饑荒是死症
論上海的工會組織
兩種紀念
寓言
不群的類似
自由主義
文學論三篇

蘇平　郭沫若　李昂　江圖　杜無門譯　周仁　祁華　草遲　雪峯　淸漣　令孤支輯

本期附贈美蘇地圖一幅　另售每冊三千元

今日三場　蘇聯歌唱艷麗情趣鉅片　杜美　二時 五時半 九時

四顆心

最新名曲十支　四顆心心相印　兩對人人相愛

大姊風流潑辣　二妹旖旎多情

平津鐵路一度中斷
梅河口昌圖連日均有激戰

〔聯合社北平二日電〕據路局消息：共軍今日淸晨將平津鐵路楊村附近鐵路大橋鐵軌破壞，致該路交通中斷。破壞情形並不嚴重，今晚或明晨即可恢復通車。

〔中央社長春二日電〕國軍出擊部隊，迫抵范家屯後，一日繼續向公主嶺方向掃蕩，綫挺進至新開河附近，梅河口附近一日仍有激戰。來犯共軍約兩萬，三面圍攻，並佔據梅河口外圍主要據點。

〔中央社瀋陽一日電〕戰訊：廿九日晚九時起共軍復全以「向昌圖城垣猛撲，三十日晨攻勢益猛。四平電話，國軍掃蕩部隊，今於四平西南三道溝一帶，與共軍保一旅接觸，激戰二小時。開原東北威遠堡門一帶，集結共軍第一二三兩師，約一萬餘人向開原進犯，迄今已有一部在前後肚市堡至馬仲河之綫與守軍展開戰鬥。梅河口電訊，於三十日起中斷。

〔中央社吉林二日電〕據息：盤據江密峯以東共軍，頃將江密峯至老爺嶺間鐵道，全部拆毀。

〔中央社新鄉三十一日電〕安陽守軍，正擁盪出擊，共軍主力已撤至十里以外。安陽外圍共軍抽調大部兵力，南下迎戰。

〔中央社蘭州二日電〕由陝北關中進集太白鎮，子午嶺之共軍王震，於廿九日晚以主力向合水、一部向故城川猛犯，是時合水守城國軍，受十倍以上之優勢共軍圍攻，一度衝入城內，三十一日午，國軍增援部隊到達於城西南東北兩郊，展開大戰。

全國各地戒嚴捕人
武漢警憲與學生衝突事態嚴重

〔本報綜合報導〕六月一日重慶宣佈戒嚴，警備部於淸晨出動大批警憲，捕重大、中工、鄉建、西南女師、川師、華僑、工商各學院教授學生數百人，搶殺中央工校學生二人，傷二人。新民、大公、商務、世界、國民五報被捕記者近五十人，此外工人及市民被捕者亦數百，共達千餘人，各校及各報負責人今請市長早日釋放員生。成都亦於一日晨捕人，計有工商、華西、新民三報記者及工友數十人。武漢亦於六月一日晨開始捕人，警憲三百餘包圍武大，與學生發生衝突，學生死三傷三，捕去該校教授學生十六人，事態嚴重，教部派杭次長飛漢處理。北平、天津、瀋陽均自一日一時起宣佈戒嚴，並實行新聞檢查。開封於戒嚴後捕學生、教員、記者、公務員四十五人，福州戒嚴，捕協和等校三十二人。

參政會閉幕

〔聯合社南京二日電〕國民參政會開會十四天，今日閉幕，此後事務，交駐會委員會辦理，俟本年秒憲法實施，駐會委員會即結束。參政會此次通過提案近一千件，自土地改革以至內戰問題，範圍頗廣，將以建議方式送交政府。今日會議將閉幕時，通過一案，促請政府有效的管理勞工。

法國將舉行三罷
巴黎麵包工人「警告罷工」

〔法新聞社巴黎一日電〕巴黎麵包工人定於今晚開始四十八小時之「警告罷工」，因此巴黎麵包配給量在明後兩日將減少至每日一百五十公分，又全國商舖亦定於本月四日罷市，五金工人及學生亦有罷工與罷課之謀，總理今晚曾召集內閣會議，討論麵包工人問題，事後據官方宣佈：政府當局決意採取有力措施，防止巴黎麵包配給之中斷，在麵包工人罷工期內，軍隊麵包工人一百五十名將奉令爲巴黎人民烘製麵包云。

國際記者代表大會

〔塔斯社莫斯科一日電〕由「勞動報」主編貓丁率領的蘇聯代表團，已赴布拉格出席國際新聞記者第二屆代表大會。該代表團由「眞理報」觀察家查斯拉夫斯基，「火星」雜誌主編蘇爾科夫，國際新聞記者協會副會長斯佛爾洛夫組成。

片山日閣困難重重

〔新亞社東京二日電〕片山內閣今日開始一連串會議，討論各項基本問題處理辦法。片山首相二日向全國國民發表廣播演說：「當局之維持，但對於政府克服當前困難之機會，希望勞動大衆「抑制其慾望，抱犧牲精神，忍耐一切」，則表樂觀。

〔法新聞社東京二日電〕日本各報評論片山新內閣，東京時報之標題曰：「新政府壽命能否長久」。其他各報則指出當前之糧食問題工業復興問題與對外貿易之恢復，乃棘手工作。各報所以不敢公然指責者，因新聞得到佔領當局……

印度圓桌會議今日開幕
印督邀各黨領袖參加

〔法新聞社新德里一日電〕此間廣播電台頃發出消息稱：英國駐印總督蒙特巴頓爵，業已發表公宣布印度各政黨領袖被邀參加明日圓桌會議之名單，包括國民大會黨領袖即臨時政府內閣副總理尼赫魯，國民大會黨主席克里普蘭尼，回教聯盟主席眞納，回教聯盟領袖阿利漢及尼希泰，錫克族領袖辛赫。

〔聯合社新德里二日電〕印督蒙特巴頓今日已將英國退出印度之計劃，交予印度七領袖，際此重大關頭，大隊軍警已武裝齊備，待令出動，以防此情勢緊張之京城中，回印教徒復起暴行。孟買，加爾各答與本督布等，戒備森嚴。

華北各校罷課一天
北大南開等校均被軍警封鎖

〔聯合社北平二日電〕北平警備司令部今日爲防範學生舉行反內戰示威起見，特派軍警出動，將各大學各學院門首佈置警戒綫，並築起鐵絲網及沙袋等障礙物，禁止任何人入內。即北大校長胡適亦被阻片刻，始得入校，據胡氏稱：已爲軍警包圍學校事提出抗議。數處要道口所置鐵絲網障礙物高達十四尺，許多華人及外僑被阻於封鎖區外，不得回家。胡適向北大民主廣場集會學生一千五百人演說稱：全國對於學生反內戰，反飢餓運動均表示同情，反予以重視。胡適並稱：此爲人人所懂得之一個原因。政府欲以武力壓制學生，實屬錯誤。北大法學院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周炳琳演說稱：蔣主席以爲學生運動係受共產黨煽動，殊屬可異。各大城實行戒嚴，事前未得立法院同意，顯屬不民主行爲云。學生集會並有特務一人在校外牆壁張貼反內戰標語，被警察拘去，旋即釋放。報載，軍事當局正設立郵電及新聞檢查處，並嚴禁示威遊行。聞已有共產黨嫌疑人廿名被捕。天津南開大學亦被封鎖。

〔聯合社北平二日電〕華北各校今日舉行反內戰罷課一日，軍警特將北大一哩周圍實行封鎖，禁止行人及車輛通過，以資防範。校內學生三千人情緒緊張，民主廣場，舉行反內戰集會，將以靜默三分鐘開始。據市長左右稱：校內一切舉動，警察不加干涉。北大校長胡適親勸告學生取消集會。北平市街平靜如常。市長發言人並稱，燕京兩大學學生如擬入城參加北大集會，則西直門或將關閉加以阻止。

〔聯合社北平一日電〕華北十三個大學及專科學院學生代表約一千五百人，今日聚集北大操場，舉行紀念儀式，將該操場定名爲「民主廣場」，並拐示青旗一面，上書「民主」兩字，懸掛於女生宿舍屋頂。學生代表並發表演說，謂惟有洒自己的血打倒獨裁，中國始有民主希望。最近被毆學生九人，由女生贈以鮮花，以示慰勞。

美國將藉口實施
平時普遍軍訓

〔美新聞處華盛頓一日電〕普遍軍訓特別諮詢委員會於去年十二月間成立，旨在向總統提供美國靑年普遍軍訓之計劃，該會本日發表報告，極力贊助平時強迫軍訓一議。

〔法新聞社紐約一日電〕此間主管方面頃宣稱：杜魯門總統可能向國會提出一項平時徵兵法案。

〔法新聞社華盛頓一日電〕杜魯門總統所設立之九人委員會負責研究國家安全措施者本日向總統提出一項建議稱：美國在十年之內有遭受原子攻擊之虞，原子戰爭實爲人類之浩劫，美國人民如若漠視無睹，不知開始實行廣大之軍備計劃，則將爲莫大之疏忽，故本會主張美國應立即制定強迫兵役制並組織強大之空軍。

義右傾政府組成
美國援助已有望

〔聯合社羅馬一日電〕義大利「中間派」新政府今日宣誓就職，由尼古拉總統監誓。此爲加斯貝里總理領導之第四次內閣，共產黨與社會黨被排斥。新閣包括天主教民主黨閣員及無黨派人士，[illegible]

……議，可能討論美國對義大利之援助。據此間美軍宣布，歐洲方面及地中海美軍將領均將出席會議，其目的係在杜魯門主義之內。在會後，將討論美國軍隊與和約簽字後撤退事宜，規定條約批准後九十日內撤退佔領軍，美軍目前在義大利境內所駐共約二萬人左右。

世界工聯會在捷京舉行

〔塔斯社莫斯科一日電〕蘇聯職工會代表團已赴布拉格出席世界職工聯合會的執行局及執行委員會會議。蘇聯中央理事會代表團由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等組成。

「莫斯科」大旅館女侍寫給澳洲「先驅報」主筆的信

〔塔斯社莫斯科一日電〕「勞動報」發表由澳洲新金山「先驅報」主筆的一封信（由俄文轉譯），原信如下：

「先生：我們在莫斯科各報上，讀到「先驅報」出席莫斯科外長會議的記者史密斯先生所寫的關於蘇聯婦女生活的幾篇連載文章。在這幾篇文章中，史密斯先生敍述「我們住在莫斯科旅館中，常常把飯茶端下來的蘇聯婦女侍，當她們接取這種時，感激涕零，並且雙膝跪倒」。「在史密斯先生旅居蘇聯首都的六個星期中，他都住在「莫斯科」大旅館。他住的是第十層樓第一〇二三號房間。他可以在「莫斯科」餐廳或是在他的房間裏吃飯。莫斯科餐廳裏沒有女侍，只有男子在那裏工作。到史密斯先生所住的第十層樓各房間去的，祇有我們——「莫斯科」餐廳的四個女侍。因此，上面所引史密斯先生文章中的那句話，祇能涉到我們。

「我們要鄭重聲明：史密斯先生寫的是謊話。我們並沒有在第一〇二三號房間感激涕零，我們也沒有在「先驅報」記者面前雙膝跪倒。蘇聯婦女，她們在三十年前已經獲得與男工同等的權利，她們曾積極參與國家，社會與政治的生活，她們已經知道管理工業組合，工廠和研究所，她們在戰爭中已經證明她們在精神與政治方面堅定可靠，她們已被選入國家政權機關——這樣的女子決不會跪下來的。史密斯先生誹謗了我們，侮辱了我國民族的，職業的，和女性的尊嚴！

「貴報的讀者一定知道：對法西斯德國戰爭時，蘇聯人民曾首當其衝，我國人民並沒有跪倒在希特勒的面前，蘇聯人民也決不會跪倒在任何人的面前。熱愛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將自己的蘇維埃國家引爲光榮——這便是蘇聯人民的主要特點。在他們，卑躬是不會有的。

「我們感覺到不得不請求你，主筆先生，將我們的這封信發表，以便爲着貴報讀者的利益而表明眞相。」

（下面是簽名）莫斯科大旅館女侍：安娜·薩伏羅諾娃、愛佛多基雅·謝爾班、伊林娜·修托娃、阿嘉夫雅·斯密爾諾娃同啓，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世界青年大會 蕭伯納致辭

〔聯合社倫敦一日電〕捷克京城世界青年大會來電請蕭伯納致辭，蕭翁答稱：「請讀吾書，讓我安然而死可矣」。

本社出版各種書報雜誌（六月一日起）

小說

西蒙諾夫	日日夜夜	12000
葛洛斯曼	人民不死	3000
戈爾巴托夫	不屈的人們	3000
畢爾文采夫	試煉	4500
約瑟·雜約夫	伊萬·尼古林	2500
卡達耶夫	[illegible]	3000
葉密諾夫	外科醫生	3000
蕭洛霍夫等	烽火中的蘇聯婦女	2500
彼得列夫	海魂	2000
戈爾巴托夫	蘇維埃人氣質	2500

A 托爾斯泰

A 托爾斯泰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2500
拉甫列涅夫等	海上英雄	20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選第一二三集每冊各	4500
高爾基	中俄文對照	5000
萊蒙托夫	契爾斯卡地獄 中英文本各	500
帕烏斯托夫斯基	黑母雞	2500
蕭洛霍夫等	他們爲祖國而戰	4000

劇本

特魯索夫等	衛國戰	4500
奧斯特洛夫斯基	沒有陪嫁的女人	3000
高爾基	小市民	4000
李昂諾夫	侵略	2000
阿爾布卓夫	一個家庭	2000
柯爾湼楚克	前線	3000
西蒙諾夫	俄羅斯人	2000
高爾基	索莫夫及其他	3000

詩

馬雅可夫斯基	蘇聯衛國戰爭詩選	4000

論著

A·托爾斯泰	俄羅斯土地從那裏來的	2000
A·托爾斯泰等	蘇聯文學之路	4000
巴夫連科等	俄羅斯人民的	2000
史大林	史大林論文集 中俄文本各	7000
史大林	史大林演詞 中英俄文本各	500
莫洛托夫	十月革命廿八周年報告	500
	蘇聯重要文獻（中文本）	500

語文

	蘇聯的民主	3000
	蘇聯集體農場	2500
	蘇聯新五年計劃	2000
	蘇聯保健	4000
	今日的日本	1000
	論聯合國	2000
英國勞動黨	莫洛托夫演說	2500
柯席烏洛夫	俄文讀本	15000

時代雜誌（週刊，每星期六出版）預訂一個月 2000　外埠平寄另加 7000

蘇聯文藝（月刊）每冊 1000　預訂一年 4000

蘇聯醫學（月刊）預訂三個月 [illegible]

時代日報 預訂一個月 15000　外埠郵費平寄 [illegible]

蘇聯週刊（英文每星期六出版）預訂一個月 4000 [illegible]

論法國的現實

眞理報觀察家 維克托洛夫

這次法國政府的「改組」，在國外引起許多反響。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反響之中，他們共同指出這一事實的一般的特徵（雖在程度上不同），他們都認定：這次政府的「危機」，完全是故意激起的，賴瑪迪政府利用了最適當的時機，藉以實行久已準備好了的，特別是把共產黨的部長從內閣裏排除出去。

實際上，賴瑪迪政府的改組，證明了法國民主勢力和反動勢力的鬥爭，已進入一新階段。共產黨的幾個部長被排出政府，他們的位置轉交給社會黨和天主教的人民共和黨的黨員。這就是說，在政府裏，已經沒有在議會裏佔有最多數的委任，而且獲得最大多數的人民信任的政黨的代表參加。把共產黨的部長從內閣裏排除出去這一件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法國政府的向右滑落。甚至於這次政府的向右滑落是社會黨的立場所預先注意到了的，更是明明白白得不需要再加證明的了。

大家都知道，人民共和黨很早就反對共產黨參加政府。去年十一月十日的選舉，她就是在這個口號之下進行的。直到共產黨在選舉中的勝利已很明顯的時候，人民共和黨才改變戰略。社會黨在當時的態度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決議案所確定的，即不參加沒有共產黨的政府。

反對共產黨參加政府的鬥爭，如衆所週知，甚至和賴瑪迪政府組成之後，還在繼續進行。而現在達成了把共產黨排除出內閣的要求，很明白，這是社會黨違反自己過去的決議的結果，還是它改變自己的立場的結果。所以，把共產黨排除出政府，還首先和主要的是社會黨右派領袖所幹的勾當。

要判斷法國民主勢力和反動勢力間鬥爭新階段的全部意義，必須認淸這個國家的複雜的情形。法國面臨着極大的經濟的難關。急待解決的問題是嚴重的糧食恐慌，安定幣値，和重建法國經濟問題。

在這裏就要說到用什麼方法來改造國民經濟了。共產黨和以它爲首的法國民主勢力所要求的，是採取民主的方法來求其實現，但是在大銀行家和大企業家們所要求的卻是要犧牲工人階級，犧牲廣大的勞動階層的利益，他們這種政策，是由右派政黨，現在是由他們和社會黨合夥起來實施的了。

大銀行家和大企業主企圖保持——甚至增加超過標準的利潤，他們採取犧牲工人階級以減低成本的辦法來獲得這種利潤。爲着不讓法國經濟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改造，大銀行家和大企業主千方百計地反對國家化的實現，對生產實行怠工，阻撓安定貨幣工作。爲着保全自己的私利，他們不惜犧牲國家於對外從屬的地位。

關於大企業主利潤的增漲，可以從下列關於二十五家最大企業主的官方統計資料加以推斷。在一九四五年，這幾大企業的利潤是一億二千二百七十萬法郎，在一九四六年，同樣這幾家大企業的利潤，已經增至六億三千八百八十萬法郎。正在這些大企業主的利潤增加的時期，法國工人階級的情形，廣大的勞動大衆的情形，卻完全惡化了。

工人的實際工資減少到差不多百分之五十。在同一期間的物價，如果以一九三九年的指數爲一百，則已增加到七百三十八，而工資指數則爲四百。勃魯姆政府命令的實施，抑低物價百分之五；賴瑪迪政府也實施新的抑低物價命令，但情形很少改變，因爲實際工資完全降落了百分之三十。很明白，在這種條件之下，共產黨是不能贊同凍結工資率的。雖然如此，共產黨還沒有提出關於普遍增加工資的問題，她只是主張——例如對於某諸工廠罷工中曾經表現的——在增加工作的條件之下，應該實行比例增加工資。因此，這可以一舉兩得，即一面改善了工人的物質條件，一面提高了勞動生產力。

關於用什麼方法實現法國經濟改造這個問題的鬥爭，關於用什麼方法找尋擺脫現狀的出路這個問題的鬥爭，如果是用民主的方法來實現經濟的改造，就可以獲得更大的意義，它可以得到肯定的結果，並且獲得法國勞動者的普遍的支持。

在起初，由於法國共產黨倡導和在它的領導之下，在「爲生產而突擊」的口號之下，結果可以看到，早在一九四五年，法國的工業生產增加了兩倍。在一九四六年，法國的生產額已經達到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在某些工業部門，特別是實行國家化的工業（煤斤達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甚至超過了；電力工業達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瓦斯工業達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

在論述法國最近情況之時，還不能不研究外國勢力的影響。美國的報紙——不僅是報紙——完全露骨地表示：美國的金融援助，只有在極其確定的條件之下才能實現，不難推斷，這種條件和在民主基礎上復興法國經濟的前途，是毫無共通之處的。美國大資本家不倦地注視着在法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發展，期待利用她在法國的經濟上的困難，以鞏固自己在法國的地位。在這種條件之下，戴高樂之在政治上的東山再起，當然決不是偶然的現象。戴高樂的出而活動，獲得資助組織新政黨，還正是爲着動員一切反動力量的信號。

而且剛巧是在對反動派必須轉而採取斷然的步驟的時候，也剛巧是在要求一切民主勢力團結的時候，社會黨的右派領袖分裂民主力量，暴露了散漫的合作，進行促使自己隊伍裏的分化，對共產黨的冒險。

雖然這種冒險徒然使自己在工人階級中喪失地位，然而不能不指出，社會黨的決議案並不是未經嚴重的鬥爭就獲得通過的。在社會黨全國大會裏，在改組賴瑪迪政府的時候，社會黨的決議案是以二、五二九票對二、一二五票通過的，這就是說，以極小的多數。

法國共產黨的組織，她的政黨，能夠得到法國人民的信任，避免自己被人民征服，她繼續是保衛法國勞動者和民族利益的政黨，是保衛法國的民主的政黨。不過，勢力已經開始了。應該想到，社會黨的右派領袖，已經轉向而站在大銀行家和大企業主的一方面，爲國際和國內反動派的援助而效忠了。

（本報特譯自五月三十一日塔斯社莫斯科電）

本市新聞

市參預決算委會 昨再審查市府預算
各局處追加預算千餘億

〔本市訊〕市參議會昨日繼續商討提案，預決算委員會昨晨再度審查市府重編預算案，當由各局處代表報告重編預算後之各種事業費用預算數字，旋即審查市府重編預算案，各局處以近來物價飛漲，各項事業追加預算達一千餘億元，審查會認爲本市稅收之高已達飽和程度，如無中央補助，實難求得平衡云。

爲憲兵購肉虧本 鮮肉商昨日請願

〔本報訊〕本市鮮肉商於昨日下午向市府市參議會請願，並提出兩項書面意見：謂近來百物狂漲，民不聊生，鮮肉市價亦隨其他物價而上升，肉商所得蠅頭微利，尙難勉維生計，乃年來本市中央、南市、閘北、虹口、滬西、浦東等區區內軍憲，屢向各該區域內肉商强迫與虧本售鮮肉，肉商自己血本每斤合爲七千餘元，彼輩付與價値每斤一千五百元以迄二千元不等，以致虧蝕血本，實屬不堪剝蝕，爲時已有數月之久，上月三十日下午，該會代表朱志高求見憲兵團本部副官，進行折衝，結果雖准許自五月卅一日起飭照每斤三千元代價給付，惟核計每斤仍須虧蝕血本四五千元之鉅，各同業實難負担，紛紛到會陳訴，一面向上級機關請願，一面由該會負責人顧雲亭分呈警備司令部及市政府，呈陳苦情，請求准予制止憲兵，恃强購買，虧本鮮肉，以安民生，而蘇商困云。

禁烟節今舉行紀念儀式

〔本市訊〕今日爲六三禁烟節，先哲林則徐虎門焚燬烟土一百〇八年紀念，本市警察局及地方法院，將於上下午分別焚燬烟土烟具，上海市禁烟協會，假陝西南路市體育館隆重舉行紀念儀式。

青年軍復員紀念 昨舉行慶祝大會

〔本市訊〕今日爲青年軍復員一周紀念，特於昨日上午九時假中正公園舉行慶祝大會，參加者約二萬人。來賓到會者有吳市長、宣司令，大會儀式未舉行前先行檢閱典禮，檢閱完畢，即開大會，會後有一部份青年軍分乘卡車由北四川路至哈同路遊行而散。

學生續有失蹤被捕

〔本報訊〕本市滬江大學於上月卅一日（星期六）晚七時許被便衣人員分別由家內捕去大四化學系學生朱錫榮、蕭安民二人，朱君爲該校化學會主席，與蕭君兩人均爲該校之優秀學生。該校校長聞悉後稱待查明後再說，現該校正因學生反對校方公佈之新制度，而由校方宣佈停課中，又聞昨晚該校又有學生三人失蹤。

〔本報訊〕國立晉專於昨晨三時許有警備部四十餘武裝人員將男生宿舍包圍，適前日爲星期日，學生均已返家，宿舍內僅剩學生三人，當時由該批武裝人員逮去四年級男生劉明一人，現該校學生決於今日起繼續罷課，要求校長向警備部直接交涉釋放被捕同學，並保證今後學校之安全，俟達到目的後，始行復課，據該校校長表示，願盡力營救。

〔本報訊〕光華大學教育系學生諸衛於前日（卅一日）淸晨三時，在家被捕。又該校政市系學生魏良於日前失蹤，迄今下落不明。

民食調配委員會 改今日正式成立

〔本市訊〕民食調配委員會人選經推出後，內定由吳市長兼任主委，曾預定於昨日成立，昨據社局糧食課吉課長稱：因吳兼主委開先趁此次晉京出席物價會議之便，特與糧食部等有關機關接洽有關該會一切事宜，現因此事留京進行，故昨日未能如期返滬，調配會乃不得不改期於今日下午在山東旅滬同鄉會正式成立。

要求停止捕殺學生 教師昨作沉痛呼籲

〔本報訊〕上海市維護教師權利聯合會昨（二日）發表緊急呼籲，於列述最近各地捕殺學生事實後，謂：「我們是中小學教師，都是以全副身心貢獻給教育事業的工作者，我們爲了民族的下一代，不惜把畢生的心血，放在培植孩子們的身上，我們中間，有多少人已經自愛皆皆，但是，還忍着飢寒，淸苦地堅守住這一事業，而未會離開過崗位一步，我們爲的是什麼？可是今天，我們卻眼看着我們親手栽培成長的學子，一個一個一羣羣的在血泊中倒下去，我們的希望在那裏？到今天，我們不能再默默無言了！」以下對於北平教授宣言，表示同意，最後謂：「我們爲了國家民族前途，要求政府當局懸崖勒馬，立即停止捕殺學生，保存國家元氣，平心靜氣，合理解決一切現實問題。」

婦女界宣言 聲援學生

〔本報訊〕「上海婦女界五月慘案後援會」昨發表宣言，除聲援學生外，並提出學習學生無畏精神之口號。

慰問受傷學生 各界捐款踴躍

〔本報訊〕頃據學聯負責人談稱：昨（二日）學聯收到各界捐來慰問受傷同學款項計達三百萬元，同學對此種熱忱與同情頗爲感動。又該會聯絡處暫由交大自治會轉。學聯於昨晚已正式成立，並對大公報昨日登載之「學聯決定今日繼續罷課」新聞一則，聲明該會並無此項決議云。

暨南大學學生 抗議「六·一」事件

〔本報訊〕暨大學生爲「六一」重慶武漢學生被捕被殺及教授記者市民被捕，特召開緊急會議，除向政府有所抗議外，並擬專電慰問。

又五月卅一日新聞報載暨大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發言，略謂暨大已復課數日，頃據暨大學生自治會來函稱：該會常務理事已被捕，現該會並無任何人曾對外發言，而該校迄今仍無復課之迹象。

〔本報訊〕昨日暨南大學爲遵守學聯臨時決議，未作反內戰遊行，但學生情緒仍甚激昂，校內滿貼「抗議非法毆捕」及「繼續罷課」之標語漫畫，學生自治會並貼出通告，請以「最哀痛的沉默，表示無言抗議」。

該校全體學生推派學生自治會理事暨女同學會負責人將昨日素食一天省下之菜金，擬於今晨出發赴警備司令部及公濟醫院向被捕被毆學生致慰。留校學生爲謀繼續全體學生之安全，於昨日發表告教授書。

昨日該校教授方光燾、劉佛年等再度赴市府會晤市長，要求立即釋放該校被捕學生。但吳市長於「六三」以前，不擬接見任何賓客，故方教授等擬於今日再度往訪，不達目的，決不復教。

該校留校服務校友會昨日派沈穀宋、胡守棻、蘇乾英、王哲鎔、徐淑貞等五人爲代表，前往公濟及市立第五醫院以牛奶鮮花等物慰問該校受傷學生。

學聯控訴

〔本報訊〕本市學生已於五月三十日組織成立聯合會，頃該聯合會發表宣言，謂成立學聯合會「爲了加强本身團結，爲了保障起碼的做人權利，爲了求得讀書吃飯的權利，爲了爭取和平民主的實現」，該會並於昨日發表血淚控訴書，歷述五月十九日平津學生被毆，廿日南京學生遊行被圍攻毒毆，廿二日上海法學生十一人在黑夜被捕，廿四日本市三家報館被封，廿五日交大、同濟以及其他中學九十七人因宣傳反內戰被捕，當晚復旦大學被軍警包圍，捕去學生五人，在交大製造「互毆」由大批便衣圍攻系科代表大會，學生二人受重傷，四十人受輕傷，十四人被捕。廿六日軍警分別包圍交大、復旦、暨大、同濟等校，復旦學生被預伏暴徒襲擊，重傷三人，輕傷廿餘人，大同被校外便衣毆打，十餘人經傷，兩人重傷，其中一學生眼珠被挖，學生之書籍衣物均被强行搶燬，廿八日各校學生正準備復課並發出復課宣言。但當日交大又有學生八人被捕，卅日晨交大、復旦、同濟、上醫、大夏，更大規模以「共黨份子」名義逮捕。除向全國同胞控訴外，並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捕同學，停止恐怖政策，切實終止內戰。

〔本報訊〕國立交大於今日起復課。

生活指數公佈後 勞資不同反響

〔本市訊〕本市五月份生活指數自市政府發表以後，工業界與勞工界各有不同反響，工業協會謂依據此項指數各廠勢將無法維持，機器、冶金等業已推舉顧毓秋等爲代表於昨夜晉京，向社會部谷部長面呈各該業困難情形，請求當局示以停工辦法，另一方面勞工界仍認偏低，要求當局對底薪三十元以上者不予折扣計算。社會局李副局長稱：目前本市工商業處於凋敝之秋，本市工業界非向隅虛構，但爲顧全工業家困難起見，已責由勞資雙方出之協調精神，試謀解決，而其前提則爲各工業方將各該廠盈虧帳目公佈，俾能合理解決，勞方堅持己見，則工廠倒閉時，不僅將增加社會不安成份，實足以威脅工人生活，若干工廠勞資已獲雙方協議，至政府方面，可爲股東盈虧情形折扣計算，前日谷部長來滬時，對本市工資問題甚表關懷，曾謂社部頃向當局建議對若干重要民需工業實施貼補政策，爲減輕各廠成本計，當局設法使利運輸滯通原料供應，簡化稽征等，並據社局關解科科長稱：職工要求對底薪在三十元以上者不予折扣計算，此事當局不予考慮云。

良心

歐陽翠

爲了請願，爲了要解决某些事件，往往聽見那些訴願的提出了：「請拿出良心來吧！」似乎世間的事情，在萬不得已時，話也說不清了，只有請有誠意的，有良心的人，憑着良心來解决了。實際上，「良心」這樣東西，根本便是靠不住的東西，况且有一般人，他雖還有着一顆心，但是那顆「心」未見得便「良」。一個人爲自身打算，爲名利打算，他未必無「心」，但是他未必有「良心」。因此良心的意義，似乎是含有一點公道和正義的意思。但是對着一個只有「心」，而無「良心」的人空喊：「拿出良心來！」的話，似乎很難收到什麼效果的，因爲他們的「心」不是「良心」，而是「私心」。從「私心」上出發，「心」又何從「良」呢？

但是，在這樣紛亂的世界，許多有「良心」的人，都因爲有「良心」而被壓傷了，或是退縮了起來，那麼有「心」而無「良心」的一羣匯成的巨流，像洪水似地泛濫，一塊塊的土地，經過它們的冲激，都顯得貧瘠荒蕪了。

如果一件事的是非，因爲是司空見慣，便認「非」亦是「是」的話，那麼世界上「公道」和「正義」根本無立足之地，「良心」又存在於何所？

人，若僅所書酬作掩飾罪惡的工作，而其手段却以達到滿足私慾爲目的，似乎「心」之上應加以「私」字。

處在這種私慾橫流的世界，有良心的人，都把「良心」的門關閉了起來，那麼「私心」和「罪心」的一羣，也可以張着「良心」的「公道」和「正義」的旗幟，在宣揚他們的美德了。

可是美德並不是靠宣揚爲功的。美德所降於人的痛苦，是叫人來忍受的。是「酸苦」的味兒硬叫人說是「甜蜜」，除非人們根本失去了味覺。

「拿出良心來！」的請求是一種慘痛的呼聲，但是「心」之「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一個妓女能「從良」，還得看她「從良」後的行爲。况且私慾的滿足，便是「良心」最大的障礙。要有「良心」的話，首先須排除一個「私」。不私的人，在這個世界上，便得不到享受，爲了享受，人們不怕沒有「良心」的人，便得忍受痛苦，在痛苦中自求其心安而已。

可是私心的泛濫，還得有良心的人來救治的。拿「良心」來阻止它們的泛濫，便是用公道和正義來引導它們的「心」走向「良」的道路。爲了鋪平一條公道和正義的道路，有良心的人可以把門都關閉起來嗎？唯有年青人的熱情，是會把任何的門都叩開的，因爲年青的心是熱情的，是不自私的，是真正善良的。

一週歲

阿華

傍晚，大舅母家王媽送來了一個紅紙包，封皮上寫着「週歲之敬」，內裏是裝着十萬元，媽一看見馬上臉色就陰暗了，英知道媽心裏又在難過了，因爲後天就是她孫子的一週歲，「做不做這個生日呢？」這個問題不知在媽心裏盤旋有幾次了。

是的，媽是愛她的孫子的，去年當她剛見到英和她的孫子回來的時候她快樂的流淚，她拿出她親手爲她孫子作的一大包衣服，之後她又爲她孩子作了各式各樣的衣服，雖然衣料不完全是新的，有很多是用舊衣服改的，但是都是她親手作的，不管在白天在深夜她總爲她孫子忙碌着，物價漲了，奶粉貴了，她將她自已幾十年來的一點積蓄去給孫子買來一瓶一瓶的奶粉；孫子病了，她徹夜的坐在他們的床邊；看不起醫生，她到處打聽秘方，向別人請教，向神靈祈禱；深夜裏她失眠不着覺的時候總要爬起來去吻吻自己的孫子，她注意着天氣的變化，她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給孫子加一件衣服，什麼時候應該給孫子減一件衣服或者什麼時候應該只穿一件馬甲，她經常說：「阿寶有福氣，我六十歲的人啦還得動他，」其實還不是因爲她愛她孫子的原故。她愛她孫子比她都愛，她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孫子的身上，孫子是她精神的寄托者，是她唯一的安慰者。

「做不做這個生日呢？」在她想是應該做的，因爲孫子不但是她的，而也是她自己姊妹中第三代中第一個男孩子，是的，應該做的，應該慶祝，應該請親戚朋友來吃壽麵，是的，自己的男孩子女孩子不都也作的嗎？難道孫子能例外嗎？更何况她是頂愛熱鬧愛漂亮愛體面的一個人呢？

但是，做起來又有困難，有她力量不能克服不能擋到的困難，她不止一次的和爸爸討論過，然而結論都是物價太貴，經濟困難，請一次客要一百多萬，一百多萬自己家裏節省一點夠一個多月的開銷了，這年頭馬虎一點好了，不做節省了別人也節省了自己，一舉兩得。

然而今天人家送來了禮到底收不收呢？收的話就要做了，這是個最後決定的關頭。

「你看收不收呢？」媽再一次的和爸爸商議。

「不收，還是不做的好，退回去好了。」爸爸沉思了一下堅決的說：

「唉！」媽輕輕的嘆了口氣，她不是不同意爸爸的意見，而是她覺得這年頭什麼都變了，這戰爭的十年，動盪的十年什麼都不如意了。

「那麼我親自去退好了，我向她們說說明白，省得他們再送來」——

晚飯時都回來了，她飯吃得很少，英知道她老人家心裏在難過。

晚飯後幾個舅母都來了，常然她們也是爲阿寶的一週歲來的，她們非常懇切的勸媽和爸爸將禮收了，她們也說這是我們第三代的第一個男孩子是可喜的了，現在將禮收了等將來孩子的爸爸强生回來再請客好了，看來她們到也是誠意。

然而收下禮來是一定要請客的呀！不請客在人情上是說不過去的，爸爸和媽是深深懂得這一點的，但是經濟方面的困難，幾年來由於爸爸的年老而被裁員，家中一直是靠着零零碎碎的賣些東西及妹妹作小職員一個月幾十萬的薪水來維持，請一次客那裏吃得消呢？

「這年頭什麼事情都只馬虎一點，有啥辦法！强生不在家，要在家的話也好……」媽沒說完她的話眼淚就掉下來了，而且再也說不下去了，舅母們知道媽是又想到她十年不見的兒子了，又想到從一個正義戰爭裏英勇奮鬥到另一個正義戰爭裏英勇奮鬥了十年的她的唯一的兒子了，因此她們很聰明的將話頭轉到別的事情上，隨便又坐了一會就走了。送來的幾個紅紙包留在桌子上。

夜晚，英睡在床上一直睡不着，她倒並不是爲了阿寶不作一週歲而難過，她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而對這些問題她也根本不大懂得，而是她連想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怎樣來紀念阿寶的一週歲呢？作母親的怎樣來紀念自已兒子的生日呢？去年孩子剛剛生下來的第三天，她和强生拿出他們全部財產的十分之二，即他們所有領到的生產費、衛生費、鞋子費、津貼、優待費等等共兩千多元的十分之二——即四百多元，他們買了一百多個鷄蛋染成紅的送給他們所有熟識的朋友們及小鬼，又買了鷄鴨魚肉作了六個菜裝滿了六個小臉盆送給她休養了兩個多月，一直關心她愛護她醫治她替她接生看護及雜務人員的全體醫生小鬼們吃，那時她和强生也不是爲了要給別人看，也不是爲了漂亮，更不是虛偽和虛榮，不是鋪張，他們那裏也從來沒有這樣的規矩，而是他們熱愛他們的孩子，他們歡喜他們的朋友，他們感激辛辛苦苦日夜忙碌着工作的休養所的全體人員，那一天她和强生是多麼高興啊！是多麼興奮啊！然而今年呢？今年呢？在上海的今年呢？鷄鴨魚肉那一樣買得起？不要說怎麼漂亮的請客就是馬虎一點吧，不要說四百元就是四千元四萬元也不夠呀！就是四百元的一千倍四十萬元或兩千倍八十萬元或三千倍一百廿萬元也不夠呀！當然在那邊的請客他們不是認爲負担，不是爲了給人看，而是實際的從內心發出來的熱誠，而在這裏是專作給人看，是不必要的消耗，是浪費，這是基本的不同，因此請不請客到沒什麼關係，不過英想就是自己拿出幾萬元來，自己家裏人吃一頓，而自己也沒有這個能力，或者自己去給孩子買一件新衣服也沒有這個錢，買一件衣服來紀念孩子的生日還到是必要的，然而手裏沒有錢，連這一點錢也沒有呀！

愈想英又想到最近的生活是多麼苦悶多麼痛苦啊！日夜都在爲着生活而焦慮，英想爲什麼自己要回來呢！要帶着孩子回到丈夫的家裏呢？她想她應該永遠的在她生長了近十年的地方，應該永遠讓孩子生長在那地方，那自由那快樂那幸福那溫暖的地方，在那裏沒有飢餓沒有痛苦沒有貧困沒有失業，在那裏住在招待所不到三天就會被分配了一定的工作，在那裏也從來沒有爲生活問題而憂愁過，然而到了上海以後呢？由於她和孩子的歸來加重了家庭負担，回來後人數增加了一倍，吃穿用費使家庭裏吃不消，加上物價的直綫上昇，媽媽爸爸爲了焦慮生活而失眠，自己的身體也不見得休養好了多少，現在雖然自己願意拖着壞了的有着嚴重心臟病及有肺病象徵的身體暫時找個事情作作，多少有些收入以幫助家裏的生活，但這裏到處是裁員，天天失業的人一批批的增加，有很多有很好社會關係的人尚且找不到事情，更何况自已呢？

「回去吧！」這是最近思想上的中心問題，還是回去好，回到已經生活了十年的地方，那裏不但有比父母還要熱愛的上級，而還有着兄弟一樣的朋友，那裏有的是工作，（身體不好也可以得到比較優待比較舒服的休養，）同時帶走了孩子也可以減輕家庭的負担，而孩子在那邊也同樣是受到愛護與優待的，孩子一個過是被當作一份子一個成員看待的，上邊爲了顧到母親工作的忙碌而允許雇一個奶媽或乾媽給孩子，孩子一個月可以領幾十斤大米，衣服等和大人領一樣多，衛生局還經常發給孩子牛奶，奶粉，鷄蛋等，是的，在那裏一切都是公平合理的，對待孩子的問題也不斷的在討論在改善在想法儘善儘美。是的，爲什麼一定要呆在物價這麼高的上海呢？爲什麼要在這裏受熬煎呢？回去！一有機會就回去，帶着孩子回到那充滿着生氣充滿着溫暖的地方。

夜深了，她想，她一直的想，孩子的週歲，上海，生活的艱困，金錢的故鄉，生長十年的快樂的回去……回去！回去！堅決的回去！……

第二天姊又把大家送來的禮退還了回去，媽回來時紅着眼睛。

第三天，阿寶的一週歲生日，英想還是去給孩子拍個照吧！用自己最近一點積蓄的二分之一去給孩子拍個照留個紀念吧！是的，這樣是好的，這樣比有些人專靠剝削別人吸取別人的血，發戰爭財的人給他們自己的子女過一週歲時請幾十桌客，用去幾千萬元實際上要漂亮要崇高要有意義要神聖得多。

她帶着孩子去拍了照，她想她要在孩子放大照片的後面寫上幾句，她準備寫：

「孩子！長大起來走爸爸媽媽的路，爲貧困爲飢餓爲真理爲光明爲絕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而鬥爭！

以此來紀念你的一週歲！！！」

天堂地獄之間

路翎

這狂熱者是唱着金錢的讚美詩而回到家裏去的。他不能睡覺了。他拿出他所收集的各樣鈔票和硬幣弄着。這一塊銀洋，是彫着一隻美麗的帆船的，它是民國二十四年發行的；這一塊，有着孫中山的像，是民國十六年的。這是一毛小洋的民國十年的錢莊紙幣，這是一張民國三十三年的一千元重慶版紙幣，這則是民國十九年的關金券。等等，等等，等等。他一共收集了四十二種，合起來值現價兩萬元。這是很可憐的數目，但對於他這樣的一個蒐集家，它們的價值是無比的。

「一金錫貴剛才拿給我看的一千元是什麼樣子呀？我沒有看清楚！」他喃喃地說，關起了收藏這些標本的那個白鐵盒子，開始在房裏來回地走着。「但是還有什麼稀奇，我這裏還有乾隆皇帝的洋錢，恐怕在這個世界上祇有這一塊了！」他說，又打開了鐵盒子，把那一塊散黃的銀元抓到手心裏來，湊近燈光去癡弄着；他底眼睛裏，閃耀着快樂的光輝。

夜是很深了。他底母親從夢中驚醒，看着他。他仍然坐在燈下癡弄着金錢，並且自言自語着。

「靜能呀！」她喊，「你怎麼還不睡！你不曉得你夜裏咳嗽，你身子壞了！」

「我發財了！」王靜能，在他底持續不斷的狂熱中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底母親迅速地爬了起來，向他跑過來了。

「還不是這些錢！……你發了什麼財呀！」她緊張地，戰顫地問，伏在桌子上。

「你不懂！」王靜能焦躁地說，很不高興他底母親攪擾他底夢境，憤怒地關上了鐵盒子，「你睡你的！我是說，我隔幾年就會發財！也許明年就會發財！」

「何以見得呢？」母親問，熱愛地看着他。

「何以見得？你不懂的，你想想，人祇要刻苦，節省，自然會發財，比方說，我一個月存兩千塊錢，拿幾萬塊錢去放大二分利，現在都是這樣的，你不知道！利上加利，幾年之後就是幾十萬了！再比方，我拿這筆十萬做點生意，要不然再放大利，十萬得兩萬，四十萬得八萬，四十八萬得多少？」他得意地看着他底母親；「况且我此外還有別的辦法！」

「兒啊，你是比你爹要成氣多！」她說，眼淚順着她底乾枯的面頰流了下來。

「我們自己又沒有房子，租的人家的，天天都吵漲價！我簡直想就不如到鄉下了，要是你舅舅能把鄉下的幾畝田替我們贖回來的話！」她流着淚，充滿着悽傷，熱愛和溫柔，看着她底兒子說；「你總曉得，我們家，在你爺爺手裏還是有一點房子跟幾十畝田的，都讓你爹跟你叔叔們敗光了！兒，憑良心說，你是不錯，我是指望你，我們是鄉下人家，將來有一天我還是要把祖坟贖回來，那我就死也閉眼睛了，兒，這些時你不曉得媽在外頭天天爲幾個錢吵架啊！什麼死鬼的債都來問我討！」

王靜能抬着頭，凝視地看着他底蒼老，憔悴的母親；他心裏充滿了悲傷和愛情，隨着他母親底話而湧起了他們家庭賣出去了家園，和他底兒時的那一段苦痛的，絕望的生活。他總是赤着脚在山坡上跑的，有時候爲放牛的事而挨着父親底毒打，在一棵樹下哭着就睡去了。那一棵他所不知名的大樹，以及草坡下面的在酷烈的暑熱中閃着光的池塘，是他底兒時的悽涼和痛苦的生活底熱烈的象徵，現在是重又清晰地出現在他底眼前。……他底母親底蒼涼的臉照耀着他，他充份地懂得了祇有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愛他的人，於是含着眼淚了。但忽然地他睞了一下眼睛重新看着這滿臉的眼淚的母親，開始覺得可怕。開始覺得她是累贅着他，用她底年老，病痛，不幸加在他底一切不幸上面，使他底不幸成爲一個更大的不幸，而無情地拖着他向一個黑暗的深淵裏走去。於是他焦躁了起來，接着就憤怒起來了。

「好了，你去睡！」他皺着眉頭說：「我聽你說這些話早已經聽夠了！」他喊。

這個晚上以後，他就沒有再提發財的事情了。相反的，他變得更陰鬱，更乖戾，也更軟弱了。夜裏他不住地說着夢話，並且常常大哭大叫着醒來。

他底發財的想像和意識，是一齊潛入到他底夜夢裏去了。有時他夢見他在一條小巷子裏拾到了一綑子的鈔票，有時他夢見他當了警察部的大官，祇要下一個條子就有人送幾百萬來，有時他夢見他捲款逃亡，逃到一個荒野裏，在這個荒野裏過着闊綽的生活……但有時卻是手槍對準着他底胸口，法官在堂上對他吼叫，他大哭着醒來。

「你老兄究竟什麼時候發財呀！」他底同事們見着他的時候都是這樣喊，這是他們對他的一種招呼，一種諷刺，一種致命的打擊。他沉默着，怯懦地在他們底前走過。（三）

繩武書店

八折優待讀者

經售新知，生活，讀書出版社，文化生活社，光華，時代，華夏，華華，海燕，羣益等各大書店圖書雜誌，並代辦中小學教科書兒童少年讀物等，歡迎參觀採購

地址：吳淞路四五〇號（海甯路口）

新園地徵稿

★新園地積稿逐漸清理，我們繼續歡迎新的寄稿。

★這是初學者發表習作的園地，同時我們也熱望從這裏能發現青年的生命的熱力，新的聲音和新的血液，對目前沉寂的文壇會帶來一點新鮮的氣流。

★文藝的花木應該是千姿萬態，給奔騰澎湃的作者的想像的流，以任何一種的制限，都是最最不適的行爲。但是不從歷史所課與我們偉大鬥爭目標的高度上去攝取千頭萬緒的現實，則能夠得到的將只是虛偽的死色的蒼白的東西，而不是大衆所要求的實現的真姿。

★我們要求作者一絲不苟的緊緊地貼着現實的一呼一吸，特別是真正從本身思想的磨練，生活的經歷，鬥爭的體驗中所產生的作品。

★來稿如需回音批改及退稿，必須附以貼就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

時代日報「新婦女」副刊徵稿

本報婦女副刊，休刊已久，茲訂於六月二日起復刊，更名「新婦女」，以後每逢星期一出刊一期，盼婦女界注意！並請賜稿。稿例：

一、來稿內容：㊀報導國內外各地婦女運動的動態。㊁報導職業婦女，勞動婦女，農村婦女，女學生，家庭婦女之實際生活狀況。㊂關於婦女運動之史實。

二、來稿以通俗清順，簡潔生動，短小精悍者爲宜，文長以千字到一千五百字左右者爲佳，至多不得超過二千字。

三、與婦女生活有關而富有教育意義及有幽默趣味之隨筆詩歌，小說木刻，照片、繪畫等，也所歡迎。

四、來稿文字，須繕寫清楚，本刊有選擇及修改權，錄用與否，概不退還，若作者註明須退還者，請附寄郵票並寫明姓名和通訊地址。

五、來稿一經登出，一律致酬。

六、若有時間性之稿件，則請於每期出刊前三日投遞，外埠斯請於一週前航寄。

七、來稿請寄上海成都北路九七三號時代日報「新婦女」編輯室。

新園地

第三十期

西班牙牛

思浩

現在或許還有這種牛，但已經與普通的牛沒有差別，他們的老祖宗確實出過一番風頭，雖然他們的命運總是可悲的。

這種牛看上去確實壯觀，長着一對堅實銳利的角，在場地上奔馳，敏捷異常。牠們是鬥牛士格鬥的對象。

牛與人廝殺有什麼死仇可言，但牠們似乎患着很深的色盲症，看見紅布就會猛撲過去，鬥牛士的技術是夠高明的，把那塊紅布晃來晃去。使得牠們眼花撩亂。最後，壯士們便用利劍向正在發呆中的牛的腦頂猛刺過去，牛便無聲嘆的倒在血泊中。

牠們因一塊紅布而死。死後仍不免編在紅色的血泊中。牠們爲什麼遭遇厄運，牠們不會懂，因爲利劍刺上去的一瞬那，牠們在昏迷中。

鬥牛的壯士也難免要死，但他們的死是英雄的殉難，那殺害了壯士的牛却必然的死在第二個壯士的手中。

牛永遠也不會自覺反省過來的，除非牠們進化起來，變成一頭普通的耕牛。

控訴

一心

禮堂裏，桌子被移在二邊。另一邊，一百多個同學團坐着，一位同學站在中央，揮動着兩手，指着這邊，指着那邊，指着他的手所指的方向，歌聲也此起彼落。

多麼有力的聲音，重覆的只有這一句：「團結就是力量！」

歌聲不斷，一遍再一遍，一首又一首地唱着。唱出每個人的憤怒，表達出每個人的堅强的意志。

歌聲終了，同學們都已經知道了這消息：學校當局已請來了卅餘位武裝同志，將强迫我們離開學校。但是，我們却還是很鎮靜的坐着，唱着，等候着代表去和校方交涉的結果。我們是來校集體讀書的，這並不犯法啊！

掌聲歡迎着五位代表，可是在五位同學的後面，緊跟着訓導長和總務長，還有三位武裝警官。訓導長鐵青的臉，緊張的情緒，注視着坐着的每一位同學。

全場肅靜了，一位代表用很低的聲調報告和校方交涉的經過：祇有一句話：「歸根結底，校方叫我們立刻離開學校！」

接着，訓導長出來講話了，一大套的「訓斥」以後，他重覆的申說：「學校已公佈了停課的命令，在沒有接到校方正式通知復課以前，你們來學校，就是違反校規，不合法。你們每天集會，沒有得到學校當局的同意，更沒有得到警察局的許可，根本不合法。所以，從現在起，你們應該停止一切活動，立刻離開學校。否則，在校內發生任何不幸事件，學生應負全責。」

一位同學站起來了，說出了每個人心中想說的話：「今天的情形給我們很深刻的印象，使我們終生不忘。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學校當局的這種卑鄙的手段。這就是個教育者的猙獰的面目。我們出了學費，付了飯錢，可是我們竟連住在學校裏的自由也沒有？我們竟連吃飯的權利也沒有？我們竟連集體讀書的自由都沒有？剛才訓導長的話，又是與事實不符的一派謊言。我們開會，不合法？我們集體讀書，也不合法？可是他們請來了武裝同志，用槍桿刺刀强迫我們離開學校，難道是合法？

「今天，我們將在實彈刺刀之下離開學校，同學們的心是雪亮的，我們應該將這情形告訴每一個不在場的同學，告訴我們的家長，告訴每一個人。向他們控訴！我們是被槍桿趕出來的！」

沒有掌聲，沉默表示每個人心頭的憤怒！

禮堂的門口，一排武裝的同志排着隊伍，槍在肩，刀出鞘。我們一個個走出了門。「不是俘虜，不是逃犯，我們是檢閱官。」一位同學笑着說。

一輛校車載滿了同學，開出了。三位武裝同志隨車「保護」。校車是送同學到電車站——離學校約步行半小時的路程。

餘下來的同學等候着，有的在校園內徘徊，好像還迷戀着這「美麗」的校園。

「美化」的校園已改了面目：大禮堂，教室的大門都被厚厚的木板釘住了。十來個雄糾糾的「小工」，穿着短衣的「小工」，散佈在大禮堂，教室的附近巡邏。武裝的警士站着崗。

最後的一輛校車離開了學校。車子在高低不平的公路顛簸着，歌聲又響起來了：

跌倒算什麼，
我們骨頭硬，
爬起來，再前進！
天快亮，更黑暗，
路難行，
跌倒是常事情！
跌倒算什麼，
我們骨頭硬，
爬起來，再前進！

隱藏在雄壯的歌聲後面的是每個人的堅强的意志。

最後的一晚

靜文

五月廿九日

他失蹤已經整整一星期了，這期間，我沒有得到一點關於他的消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能見到他，或者就永遠再見不到他！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他失蹤的前一天，我永遠記得那晚的情形。

× ×

是晚上九點鐘，我們照例在B馬路轉角的地方見着了，於是一同往着熟悉的路上走，每天晚上都是這樣，這是我們每天在一起的唯一時間，也是我們彼此最自由的時間，平時我們一見面就興奮的開始談話，交換着各人日間的見聞，或者是誰讀說一本新看的書籍，總之，從不感到寂寞無話談，今天情形有點兩樣，一見面我就發覺他今天一定有什麼不愉快的事遭遇到了，步伐路得特別的無勁，臉色顯得那麼蒼白，然而我不敢問他，怕因此更引起他的不愉快，（我知道他最近心緒非常不好。）彼此都沉默着，沒有講話。夜色漸漸濃厚起來，行人也跟着稀少了，靜寂中，只聽見他沉重的脚步聲。

「今晚可能是我們最後的一晚了。」突然的這麼一句，我猜不出是什麼意思，黑暗中，我抬起頭望着他，我看不出他的表情。

「這幾天，我有點預感，好像要發生什麼事。」

「預感？發生事……？」

「呵！剛才學校裏得來的那個消息，『黑名單又出來了，不少人又在裏明的失蹤了』，我立刻明白，事情是有多麼的嚴重。在目前的環境下，只要是有良心的青年人，都有名列『黑名單』的危險。

「你有什麼打算呢？」

「有什麼打算！今天早上，整理了全部的書籍，是凡被認爲成問題的書都燒毀了，那些書就這麼不明白的，受了這樣的慘刑，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有這麼多書。」

「單是這樣，怎麼可以避免呢，我以爲你必需離開上海一些時。」

「到那兒去？」

「是的，到那兒去呢？地點，經濟，都是不可解決的問題。」

「那麼就靜候事情發生嗎？」

「當然，我們但願不發生。」

「萬一呢？」

「頂多……死吧？」

「這不是死得太無代價了嗎？這樣的犧牲值得嗎？」我恨那些特務，他們的良心到那裏去了，難道，天生成他就沒有良心？

「我相信，離開天明的時候已經不遠了，但願我是黎明前最後一個犧牲者。」

「……」

「可能今天是最後一個自由的晚上了，假使我被捕，我希望你要當心一點兒，很可能他們也注意到你的。」

「……」

已經到我們應該分路的地方了。

「今天讓我送你回家吧！我相信，兩個人走要比較安全些。」

「你怎麼回家呢？那麼遠的路！」

「你不要管我吧，我總有法子到家的。」

「不要，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明天你還要到學校上課，還是早些回家去休息吧。」

「我請求你，允許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爲什麼要這樣呢！你願意你也被捕嗎？早點回家去吧！」

我更不能放心了，我終於使他讓我送他到家，一路上誰也沒有講一句話。

他的家門已經看見了，現在我們是要分別了，說不定，我們再不會相見，然而，能說些什麼呢？在這最後的一剎！我們緊握了一下手，

「希望你平安！」

「但願如此！」

「明天希望能見到你！明天一定要來呵！」

我看着他進了街，一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

那最後消失去的面影，竟是最後的一面了嗎？我開始不相信我們是住在「人」的世界上。

五，廿八。

慰

木林

聽說朋友凱遭毆打受重傷了，這消息像一把利劍，突然刺入我的心窩；也像一團烈火，把我整個身體都燃燒起來了。活在這苦難的年代，被毆打被殺戮，本來已是極平凡的事情，可是，平日溫文沉靜的凱，竟無辜遭到這樣的毒打，實在使我憤慨！

今早天剛亮，窗外下着迷濛的細雨，瑛匆匆的跑到我屋子裏來，氣喘噓噓地對我說：

「文寘！我們快去看看凱到底怎樣了，昨天夜裏我聽別人說，他的情形不大好。……」

我看見瑛嗚咽着，像快要忍不住哭出聲來的樣子。我說不出一句話，悽然地應了一聲「唔！」便去拿起那破了洞的雨傘，和瑛一同走出去。

凱和瑛是一對熱絡的孩子，過去飄泊在大後方，受過不少苦難的磨鍊；因爲經過了抗戰烈火的洗禮，他們長得更堅强，像一對自由的鳥兒，比翼而飛，一同歌唱。復員回到江南的故鄉後，他們在一起的生活並沒有改變。瑛是嬌小體弱的姑娘，可是她那對圓溜溜的晶瑩的眸子，常閃着銳利而英勇的光彩；從這對眸子上，可知道她弱小的身軀裏，蘊藏着多麼堅毅的意志。這幾天因爲凱的事，給她打擊得太利害，焦慮與憤懣交織在一起，一旦使她憔悴得多了。

我伴着她在雨中走，彼此不說一句話，只是有時她斷續的嘻駭的聲音，增加着我心頭的沉重。我知道她這二天來，飲食睡眠都沒有正常；但是我不能對她說什麼，對這樣不該有的遭害，難道我還能壓制她的忿恨嗎？

「唉！受難者和同情受難者的人，都是一樣的痛苦啊！」這句話壓在我的心裏，就像我要吞飲下正在溢出眼眶邊緣的淚水一般，我不敢說出口來。

當我們走過凱和還有一些朋友同時遇難的地方時，我們不約而同回頭看了幾次。彷彿在那馬路邊的青草，和那塔低矮的圍牆上，還沾有凱和朋友們的鮮血。這地方現在是死寂般睡着，然而前幾天一羣年青的鬥士會在這裏與死亡掙扎，和那些可恥的劊子手會在這裏暴行的情形，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雨下得變大了，我們從電車上下來，撐着雨傘走。我聽着大顆的雨點敲打着瑛的雨傘和我的雨傘，連珠密彈的聲音，一陣緊似一陣，好像無數惱怒咆哮的聲音，在向暴力抗訴！

我們的衣服，幾乎全被雨水濕了，只得加緊脚步走。

到了醫院，看護小姐跑出來，說傷者受傷過重，頭殼後部被擊破裂，流血過多，昨夜曾一度昏厥，今早情形正稍好轉，醫生叮囑，叫我們暫時不要進去看，避免驚動傷者，使情勢可能再轉惡化。聽了這些話，瑛呆然不動，低下了頭。我含糊的問了幾句看護後，攙着瑛轉到會客室裏坐下端一會。這時因時間尚早，會客室裏空寂無人。

「不要太難過，情形既已好轉的。……他多休息一回，一定會恢復過來的。……他堅强的意志力更能克復他肉體上的創傷！」終於我不能不勉强地對她說出這些空洞的安慰的話。因爲我已經看得清楚，絕望的影子將要佔住了她，人在極度的哀痛之前，是很容易失掉理智的。用手帕抹着眼淚，她還是倔强不說一句話，不願朝我看，她像已經衰弱得抬不起頭來。

「我們明天再來看他吧！」經過一陣辛酸的沉默，我望着雨點打濕的玻璃窗，把這句冷淡的話說出來。看瑛的樣子，她是希望我再久等一會，待問過看護後才走的。最後瑛聽從了我的提議，她先站起來，離開會客室朝醫院的大門外走去，我跟着她在後面走。

這一天，從醫院回來後，我獨自關在屋子裏，不想看書，也不願去見同的友人；因爲凱再看了瑛，我無法說出我內心的情緒。他們都是同我一樣的年青，而且大家都還保持有一顆無邪的單純的童心，然而他們竟遭到這樣的毒害，我只好說我要懷疑我們究竟是不是還活在人間？

第二天瑛跑來，帶了一束鮮花和一籃水菓，我也已預備好一等她來即出去。她的頭髮散亂着，沒有梳理。

今天雖沒有下雨，四週仍籠罩着陰霾的氣氛，像罩在地上的一切，都是憂鬱無光的。但舊我們是沉默的走上路。我的腦子裏混亂的思想，如潮湧一般在翻騰，沒法壓制我自己；眼前的東西，成了一層模糊的迷濛，待到了醫院，我覺得有點恍惚昏亂的樣子。

看護告訴我們，凱經過昨天的休息，夜裏也睡得很好，他已經很安靜且完全清醒了。這時我們緊張的心緒，才能放鬆下來，我將來時一陣昏亂的情緒鎮定了一下，像看見了一個倒下去的壯士，已經奮然站起。瑛對看護專注的凝着，嘴角像稍顯出一絲感謝的微笑。

我們由看護領到病室去，看見了凱靜靜地臥在潔白的病床上；我們，慢慢的走近去，他靜着眼睛望我們，他頭上包紮着，白布蓋往他的前額，他的臉雖然灰白得難看。但是他顯然的已經脫離了危險。

他叫我們去握他的手。

「我知道你們會焦急的，不要驚怕，肉體上的受傷，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說得很輕鬆，似乎忘記了他的痛苦。

瑛沒有說話，她放開了他的手，去插帶來的鮮花。

「我們希望你能很快的好起來，」我比較高興的說着。

「瑛！不要怕！」他望着瑛說着，好像要笑了。瑛轉過來望他，帶着孩子般的天真笑着。她二天來的憂慮已減輕了不少。

這天上午，我們伴在凱的病床邊很久，爲了使他安靜，我們很少說話，彼此的心是緊貼着互相安慰着的。

我們將要走時，站在床邊再去握住凱的手，聽他安靜地說：

「記住，一個法國的民主戰士會說：我們應當向前，永遠向前，對於不義，對於死亡，永遠打個更大更大的『勝仗』！」

我們聽着凱一字一字的說完下去，才離開了他，帶着輕鬆的心情回來，我們的焦慮不安，都已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笑着消散了。

瑛說：「你該得到安慰了吧？」她向我含笑點着頭。

穿過這無聲的沉默

——給新建中學一位女同學——

壬科一

像在淒風苦雨的深夜裏
驟聽見報曉的鷄鳴；
像久留在荒島的魯濱遜
瞭看見來自英倫的船影；
像插天裏一聲號角，
像沙漠裏一串駝鈴，
像囚犯投入
久別的春天的懷抱，
像被打斷了左脛骨的奴隸
遇到一個朋友正折了右腿，
像…………
你的顫慄的聲音——
多少顆心被激起了忿怒，
你的淒厲的眸子——
多少隻眼睛淹滿着淚水。
「我們不怕死！」啊——
在如潮的掌聲和呼喊裏
生命匯成了一道鐵流
要衝破奴隸的牢獄，
監視人的臉上也泛起淡淡紅暈
這許是被壓迫者
統一戰綫的信號?!
……
啊，別了，親愛的姑娘！
沒有一聲珍重的「再會」，
沒有一次溫馨的握手，
但——
穿過這無聲的沉默，
你一脈悵惘的眼光，
會永遠點亮我底記憶。